
天涯漫漫多歧路 慈悲喜捨是歸程

——人類究竟往那裡走

文 / 陸威臣

釋迦牟尼佛在《楞嚴經》裡說：「當知一切眾生，從無始來，生死相續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。性淨明體，用諸妄想，此想不真，故有輪轉。」^[1]又在《地藏經》裡說：「一切眾生未解脫者，性識無定，惡習結業，善習結果。為善為惡，逐境而生。輪轉五道，暫無休息，動經塵劫，迷惑障難。如魚游網，將是長流，脫入暫出，又復遭網。」^[2]

那我們人類的出路在那裡？究竟該往那裡走？

如我所知，六道中唯有人道眾生能精進修持佛法，想去掉「妄想執著」而證得「如來智慧德相」，也須由人身方可證道成佛。但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。我們因累世善根，生於人道，但倘若自甘墮落，「一失人身，萬劫不復，再得人身，如盲龜值浮木孔」，又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得遇正法，去向正道。正如蓮池大師所言：「今徒見舉目世人，比肩相摩，而不知得之之難如是。既得人身，漠然空過，真可痛惜！予

之懈怠空過，不能不深自痛惜，而併以告夫同志。」^[3]

南太老師說過：「佛法就在這個世間，我們就在自己的身上下自了。……我們學佛的目的是為了要解脫三界，跳出六道輪迴，還我們本來面目而成佛。眾生原本是佛，自己迷失了原路，不知父母未生之前，自己為何找不到這個根源，因此就在三界六道中生死輪迴。又因為受到物質世界環境影響，而有身心煩惱痛苦，生老病死等等。修持就是要解脫物質世界的束縛，解脫身心的煩惱，追溯回身心根源，自性清淨。」^[4]因此，人類要想擺脫輪迴墮落、永不退轉，非珍惜難得人身、走成佛之路不可。

然而，即便我們對成佛之路心嚮往之，發心修持，但其路也必多諸阻礙、困難重重。《地藏經》裡釋迦牟尼佛說：「是南閻浮提眾生，志性無定，習惡者多。縱發善心，須臾即退。」^[5]也正如地藏菩薩所言：「世尊！我觀是閻浮眾生，舉心動念，無非是罪，脫獲善利，多退初心。若遇惡緣，念念增益，是等輩人，如履泥塗，負於重石，漸困漸重，足步深邃。若得遇知識，替與減負，或全與負，是知識有大力故，復相扶助，勸令牢腳。若達平地，須省惡路，無再經歷。」^[6]

由此可見，要真正走上擺脫輪迴的成佛之路，不退初

心，得遇善知識——是至關重要的必要條件！而對於「人類究竟該往那裡走」的命題，大善知識張公尚德老師早有結論：「天涯漫漫多歧路，紅塵滾滾不會停，慈悲喜捨是歸程。」首先，在見地上真正認識到滾滾紅塵、歧路漫漫，無可留戀，無可懈怠，發心懺悔，進而發起正知正信；其次，在方法上、在功夫上、在行願上從「慈、悲、喜、捨」處下手，真正走上不退轉的成佛之路。

今生得遇恩師張公尚德老師，實受恩師廣布教化、因緣成熟所致。今次，受中華唯識學會《華慧》期刊徵文之邀，藉此機會，權將四年多來學習的片段向老師和各位道友前輩做個簡單的報告。一則自省，二則引玉，以探尋人類的出路。

一、初涉禪門

二〇一四年七月，我無意中在網絡上看到道南書院新禪堂奠基的訊息，本能驅使我這個「門外漢」帶著內心種種的不安、貪嗔、痴迷、妄想和一身的病，於雷電交加、暴雨傾盆之夜，輾轉千裡，來到湘潭道南書院，好像茫茫苦海中找到了一葉方舟。第二天早上第一堂課，未謀師面，即聞師言：「寂而常照，照而無相，本來無事，本來清淨。」音色洪亮，循聲望去，但見一位慈祥素衣老者，灑然而至，款款上座，



天涯漫漫多歧路



慈悲喜捨是歸程

一派宗師風範，令人永生難忘。首次禪修，在老師座下、荷花叢前、彌陀聲裡、金色晃耀中，切切感念父母恩情、愛別離苦，雖恣意情緒之中，但第一次生起無盡的憐憫和悲心；在皓月當空、星光燦爛、晚風輕拂、蚊蟲肆虐時，深深懺悔身口意業、宿世罪障，第一次真正地問自己——究竟該往那裡走？老師知我所念，跟我說：「來日方長」。七天裡，聽講、熬腿、念誦、經行、勞作……，蒙師慈憫，接引救拔，滌瀘色身，啟迪心智，洗脫罪障，與天地合而為一、與眾生和諧相處，身心豁然開朗。第一次發現世間竟有如此一方人、事、物皆清淨的人間淨土。當禪七結束，離開書院，看到世上的每個人都是那麼和藹可親；回到工作生活中，以往那些嘈雜的人事物也都變得祥和平靜——真實體會到「一切唯心造」、「心能轉物」的道理，身心輕安、如獲新生。因此發願，了生脫死，從此開啟此生真正學禪修道之路。

二、普賢行願

二〇一五年春節，首次來到台灣苗栗參加張老師在達摩書院主持的禪七。達摩書院地處青山幽谷、翠竹掩映之中，既以修證達摩禪為宗旨，亦是張老師創辦「中華唯識學會」的所在地。南太老師所題「達摩書院」的匾額高高懸掛於書

院上方，客堂門外張掛著南太老師題寫「張尚德教授建立達摩書院」的字跡。這對於初學者的我而言，實乃避世清修之聖地——可這個念頭卻被老師打了下去。記得就在達摩書院首次禪修結束後到老師書房辭別時，老師上來先對我勉勵有加，轉而提了三個要求：多做事，學唯識，接引人。回想起來，對照自己的「初衷」，只能用「汗顏」兩字來形容。禪門的教化始終是大乘的路線，張老師把普賢行願放在和見地、功夫同樣重要的位置，他說學禪證道的根本目的在於自覺覺他，永遠落在完全無我地為苦難眾生做好事上。可以說，這是老師在達摩書院給我上的最重要的一課。

三、歧路漫漫

此後的二〇一五年八月至二〇一六年十月，我前後四次有幸參加老師主持的禪七。期間，種種感應，歷歷在目。自覺身心有了些許轉化，這是得益於老師的加持，對學佛、修行、證道、行願之路，更生起了信心。

但自感個性頑劣、愚鈍，業障深重。在禪修期間，自己尚能在老師的「威勢」下認真用功；而平時在家，易受外境所染，好逸惡勞、心浮氣躁，不進反退。「看得破，忍不過，想得到，做不來。」被慾望、妄念、煩惱纏繞牽扯不斷。這

樣周而復始，一直在煩惱圈中打轉。每每念及此處，總是懺悔、自責。而此時，張老師卻寬慰我：慢慢來。

於是自己反省，是做不到「信、解、受、持」，信不堅、理不透、放不下、行不恆。表面看似執行力不夠，深究一點，或是業障堅固、事理未明，福德資糧、智慧資糧欠缺太多！所以，要求自己今後要懺悔業障，從唯識中學習參究，從廣積善行中培育福德、洗煉心性。

二〇一七年春節，在達摩書院禪修的前六天，自己一直執著於身體、境界，念頭不斷、不得清淨。半夜在老師屋外長椅上靜坐，還想要得到些什麼。肚子餓了，於是下樓找吃的，不經意讀到堂前掛著的「達摩書院繼承的禪」，達摩祖師告二祖慧可：「諸佛無上妙道，曠劫精勤，難行能行，非忍而忍，豈以小德小智，輕心慢心，欲冀真乘，徒勞勤苦。」若有所悟，這不是明明白白說的自己嗎？——自己妄想執著、妄念不斷，固執我見，卻常以小德自居、貢高我慢，又以小智計較之心求賢問道。反省自己，輕慢之心極重，而不能自省自查；我執之心極重，如老師所說的「不停地要，按我的意志不停要，還要別人按我的意志不停要。」……於是種種煩惱不得解脫，自然徒勞勤苦。故，自己看似辛苦可

憐，實則可惡可恨。回想自己過往是如此不堪、如此不成器的人，只有無盡的慚愧和懺悔！

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，張老師還特地告誡我：「李翱在藥山禪師那裡悟道後，藥山囑咐他：要捨閨閣中物，方有歸處。千萬想方設法在心地上去掉庸俗，莫趁熱鬧。」……老師多次在我信心有所動搖的時候、身心遇到障礙的時候、即將走入歧途的時候，及時提醒我，把我從懸崖邊上拉回來。每一個眼神，每一個心念，那怕近在咫尺，那怕遠隔千山，一切是那樣的不經意，卻又是那樣的震懾人心、醍醐灌頂……。我深知遇大善知識之難得，相信是多生累世的因緣，多生累世修來的福報，每每念此，感恩不盡。

近幾年來，自己就是這樣逐漸克服男女飲食等方面的種種阻礙，屢敗屢戰，痛下決心改掉貪嗔痴妄等身口意方面的種種惡習。不怕念起，就怕覺遲。自知還有很長的路要走，但首先要從自覺和反省做起，積累福德智慧資糧，下定決心，無論前面有多少艱難險阻，都要超越身心的各種障礙，為願成佛。

四、慈悲喜捨

經歷了生活中的種種磨難和學道路上的重重障礙，讓我

更加深信，人若隨波逐流，在自己貪嗔痴的心意識裡打滾，猶如漫漫長夜、迷誤生死，永無出路。

張老師多次強調，出路在於發「慈、悲、喜、捨」四無量心，正如張老師在二〇一六年十月禪七後所說：「天涯漫漫多歧路，紅塵滾滾不會停，慈悲喜捨是歸程。」但問題是，如何才能做到慈悲喜捨？

《楞嚴經》觀世音菩薩言：「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，與佛如來同一慈力。下合十方一切六道眾生，與諸眾生同一悲仰。」^[7]

文殊菩薩問維摩詰居士：「何謂為喜？」答曰：「有所饒益，歡喜無悔。」張老師說：「你我他都苦，將自己苦喪著的臉去面對他人，那是非常不禮貌的，所以人要歸到自己本來可以有的微笑。」學佛在於解脫自在、自利利他，是件無比歡喜的事，何況禪門文化本就是活潑潑的。老師說：「禪是宇宙的大花園」。

文殊菩薩問維摩詰居士：「何謂為捨？」答曰：「所作福祐，無所希望。」《金剛經》上說：「應如是生清淨心，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……。菩薩於法，應無所住行於布施，所謂不住色布施，

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。須菩提！菩薩應如是布施，不住於相。」^[8]

然而，佛法不離世間覺。南太老師說過：「學佛目的在求解脫，如何解脫呢？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告訴我們，真正的佛法就在我們這個世間求解脫。」^[9]「一切為生活做的事都是佛事……。」《法華經》上說：『一切治生產業，皆與實相不相違背。』這中間只有一個法門，並沒有在家、出家之別，也沒有出世、入世之別。」^[10]

因此，真正的慈悲喜捨，應該從世間做起，最後也一定歸到世間。願自己今後真正做到：在人世間，匡扶正道，自在無礙，慈悲喜捨，回歸本家。

五、結語

從初涉禪門的發願了脫生死到達摩書院蒙師囑咐普賢行願，從四年多來克服重重障礙、轉變習氣到如今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學習淡泊平靜、慈悲喜捨、無我無法。如《楞嚴經》所言：「生因識有。滅從色除。理則頓悟。乘悟並銷。事非頓除。因次第盡。」^[11]學佛向道之路，有其修行次第，學人須常自省，精進不懈；同時，如《維摩詰經》所言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本位而解脫成佛。學佛向道，漫漫長路，

無始無終，為眾生故，於無量劫，行菩薩行，為法忘軀，而實無有法可得故。

張老師在今年春節禪修結束後告訴我：「沒有什麼平靜不平靜，就自然平靜了。」我向老師報告：「沒有念頭，做事！」老師說：「對了！」所以，設問「人類究竟往那裡走？」進而問「人成佛後到那裡去？」一樣，沒有什麼「走」和「不走」，佛法在世間，成道也在世間，成了佛後還要在世間度眾生，但又「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」，當下即是，法爾如是。

參考文獻：

- [1] 《楞嚴經》
- [2] 《地藏經》閻浮眾生業感品第四
- [3] (明)蓮池大師如是說
- [4] 南懷瑾。《花雨滿天維摩說法》。
- [5] 《地藏經》囑累人天品第十三
- [6] 《地藏經》利益存亡品第七
- [7] 《楞嚴經》
- [8] 《金剛經》
- [9] 南懷瑾。《花雨滿天維摩說法》。

[10] 南懷瑾。《如何修證佛法》。

[11] 《楞嚴經》

尚德讀後：

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。

見地要落實在行履上。

既有所從，將其超越，是真學佛。

二〇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

於台灣達摩書院